

「开卷读书文丛」
K A I J U A N

D U S H U

W E N C O N G

不再重现的图画

白桦 著

K A I J U A N D U S H U W E N C O N G



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不再重现的图画

白桦 著



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不再重现的图画 / 白桦著. —南京: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,
2007.12

(开卷读书文丛)

ISBN 978-7-81101-724-3/I·32

I. 不… II. 白… III. 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202821 号

丛 书 名	开卷读书文丛
丛书主编	秋 禾 董宁文
书 名	不再重现的图画
作 者	白 桦
责任编辑	王欲祥 丁亚芳
出版发行	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地 址	江苏省南京市宁海路 122 号(邮编:210097)
电 话	(025)83598077(传真) 83598412(营销部) 83598297(邮购部)
网 址	http://press.njnu.edu.cn
E-mail	nspzbb@njnu.edu.cn
照 排	南京玄武湖印刷照排中心
印 刷	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787×960 1/16
印 张	19
字 数	255 千
版 次	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81101-724-3/I·32
定 价	34.00 元

出 版 人 闻玉银

南京师大版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与销售商调换

版权所有 侵犯必究

目 录

谁也不能剥夺的自由

孩子们是会长大的	/5
记忆中的星光	/11
我和胡风以及文学界	/16
被贬谪到天堂的诗人	/35
天才的悲哀	/38
蒲县有座东岳庙	/42
峒河边听雨	/45
红梅如血泪	/47
在长街上辨认着自己的脚印	/51
说犬	/53
大厦的基础	/58
丁香似雪	/61
不以为怪,不以为耻	/67
信阳人说信阳	/70

讲稿一束

文学的河流	/79
我最喜欢的文学作品	/90
云南对于我是个什么地方	/102
文学断片	/105
鸟鸣嚶嚶	/113

人人脚下都有一片月光	/122
城市人的渴望	/132

放眼域外

我梦中的顿河	/141
重归爱荷华	/146
画如其文,文如其人	/151
夜曲	/155
想起话剧,想起契诃夫	/158

故人已远行

悄声为巴金先生送别	/167
生别常惻惻	/171
怀念冯牧	/177
“假我十年闲粥饭”	/180
记忆中的两幅肖像	/183
清明,细雨中的细语	/196
一代影人的凋落	/199
如星光般一闪而逝	/203
祖国母亲的忠诚儿子张充仁	/221
一条板凳上的邂逅	/224

不再重现的图画

美丽的香格里拉	/233
帘外夕阳	/255
最美暮色沧浪亭	/260

边境有过一座翡翠城	/262
燕子、蝈蝈、蟋蟀、乌鸦	/265
底色	/267

困惑的年代

困惑的年代	/275
-------	------

谁也不能剥夺的自由

回忆与思考是谁也不能剥夺的自由。

——作者题记

孩子们是会长大的

鲜艳的战争之花结出的累累恶果，只能是无数人的悲惨死亡。第二次世界大战距今已经半个世纪了。重新去拨动那根早已凝固了的琴弦，既困难而又痛心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，我是个孩子，今天回想起来，仍然使我百思不解而又万分惊骇的是：我的玩伴儿们，和我比肩成长的孩子们对悲惨死亡的习惯和淡漠！故乡小城沦陷以后，我在废墟场上的玩伴们，一大半都带着重孝。他们家家都有遇害的亲人，出事的第二天，在他们的脸上就看不到悲戚、听不到他们的哭声了。他们照样打群架，照样在屋脊上奔走如飞，照样掏鸽子窝，照样爬上日军随军妓院四周的树上，偷看慰安妇们在院子里洗澡……我却不能，我却不能习惯和淡漠，对战争造成的悲惨死亡，以及悲惨死亡之后给生者遗留下的长久的疼痛，从小就不能，永远不能！

我第一次看到被日军杀害的中国人，是一个中国伤兵。那时我们全家都逃亡在乡下，一个小小的山村，一半都是从城里逃出来的难民。那个伤兵本来是不应该死的，我记得，傍晚时分，我家隔壁的邻居——一个年轻的母亲看见伤兵拖着一条断腿，爬进打谷场边上的稻草垛里，而且她答应过那伤兵：我不会告诉任何人。我听见了，也看见了，只不过他们俩都没看见我罢了。夜里日本军队来扫荡，那个年轻的母亲因为儿子正在发烧，没有躲进山林。次日黎明，我们全家从山林里蹑手蹑脚回来的时候，看见那伤兵僵硬地倒在碾盘上，血已流尽。那个年轻的母亲牵着自己三岁的儿子，站在她租来的农舍门

前,看着那死去的伤兵自言自语地说:“我没告诉任何人,我真的没……真没……日本人要用刺刀捅死我的小宝,我没办法,只用一根指头指了一下。是这根小拇指,就这样,指了一下……他们就把他拖出来了……我……没……真的没吭过声……”以后天天她都那样说,看着那伤兵的尸体,自言自语。三天以后,善良的人们才把那伤兵草草掩埋了,只裹了张草席。那妇人依旧每天牵着儿子看着那空空的碾盘,自言自语着的还是那几句话……好像碾盘上还躺着那伤兵的血淋淋的尸体。一天夜里,她突然惊恐万状地尖叫起来:“你别跟着我!你为什么总要跟着我!你老是用那冰冷的手摸我的脖子,是想掐死我吧!你找错了人了!你的仇人是日本人!不是我!不是我!”她一夜一夜地喊叫着从屋里跳到屋外,又从屋外跳到屋里,疲于奔命地躲避一个追逐着她的冤魂。我娘觉着她怪可怜的,给她出了个主意,要她给那个可怜的冤魂烧几刀黄裱纸。她烧了,并不见效。还是一夜一夜的尖叫……特别奇怪的是,他的儿子一点都不害怕,也不喊叫,只是扯着妈妈的裤脚嬉笑,他以为妈妈在领着他做游戏。说真的,他妈的尖叫一点都不可怕,这个小小人儿的嬉笑却让我毛骨悚然,整夜整夜地失眠,一阵阵地出冷汗。有一天,到了下半夜,她的尖叫声和她儿子的嬉笑忽然戛然而止。我并没因为静下来,就能入睡。我一直都在猜想:也许是那个冤魂已经省悟到:去找日本兵索命才是正理。天刚亮的时候,我提着裤腰带走出房门来撒尿,最先听到的是那孩子的一声“嘻”,让我不自主地打了一个哆嗦。再一看,那孩子的娘躺在院子里的碾盘上,脖子上滴着血,一把菜刀还握在她的手里。儿子正在用自己的手指蘸着他娘脖子上的血,非常细心地给他娘抹着红脸蛋儿。听见我的开门声,他扭过脸来对我甜甜地笑了一下,呲了呲牙,吓得我一个屁股墩儿倒栽葱跌进屋里,不住地颤抖,再也没敢跨出房门一步。一直到人们把那妇人抬去掩埋了,一个好心的寡妇领走那满脸满身血污的孩子,我才敢走出来重见天日。

五十多年以来,无论哪一年,哪一天,只要有人提到战争,我都会想起小宝那双血淋淋的小手和那张笑咪咪的脸,我都会不寒而栗。

我无论如何都不能习惯死亡！绝对不能！（甚至包括小宝以后的生存在内，他还会有生路吗？如果他不幸还能有生路的话，特别是他还没有失去记忆并懂得人事的时候，他的记忆里将永远印着那幅血淋淋的图画。）我承认，在这一点，我是很没出息的。我的玩伴儿们人人都乐意把从瓦砾堆里拾起的骷髅顶在头上，只有我不。因为我每当看见一个骷髅的时候，就会联想到一个曾经活着和我相识的人。那个人在生前我不仅见过，还和他说过话，甚至接受过他或她的拥抱。我的玩伴儿中，有一个十一岁的孩子，他在脖子上挂着一条特别的项链，是用五十多颗三八式步枪子弹头制作的，而且天天用柴灰擦拭得锃亮。他经常向我们炫耀：每一颗弹头都曾呼啸着穿过一个头颅，只要日本宪兵队在西城外枪毙人，他都得跑去围观。他吹嘘说：“每一次我都是离死人最近的一个，围观的人刚一散掉，我就能找到那颗子弹头。”他还说：其中有一颗曾经穿过他表哥的脑袋。他让我们去摸那些子弹头，我不摸。他瞧不起我，说我是胆小鬼。我只能承认我是胆小鬼。当我和玩伴儿们坐在城墙的堞垛上看鬼火的时候，他们也和我一样，认为每一团绿荧荧的鬼火就是一个冤魂。但他们不仅看得兴高采烈，一旦两团或几团鬼火搅成一团的时候，竟会大声欢呼起来。他们说，这些冤魂像孩子似的在打群架。我一直都不敢正眼去看那些飘忽不定、凄凄惨惨的火光，我决不相信冤魂们还有心思打群架。直至今日，我都不明白：由于白骨遍野才生出的团团鬼火是让人赏心悦目的美景么？

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了！童年被迫面对战争、面对法西斯军队的占领。半个世纪以前的情景，我至今都历历在目，那时，死亡——最恐怖的死亡经常发生在我的左邻右舍，应该说，人们都司空见惯了。可我始终都不能淡漠处之，也不能习惯，每一次都会惊恐、悲伤，都会久久地感到不安。然而，当日本宪兵从我手里夺走我的父亲的时候，我才知道什么叫做痛不欲生。1938年冬天，父亲为了能保全妻子儿女，他只身一人离开我们，躲在城南鸡公山一位瑞士籍的牧师家里。但，出乎一切人所意料的是：他在第二年一个夏天的傍晚，突然回到

铁蹄下的城里来了。我当时正在门前广场上踢毽子,那时我们家的房子已经被日本宪兵拆毁,而且加上了封条。我们暂时借住在邻居的废墟里,那是一间破漏的大屋,一下雨就要用五六个瓦盆接水,叮叮咚咚,怪好听的。归来的父亲,穿着一袭夏天的白色长袍,我一把抓住他,大声喊着,他马上捂住我的嘴。他一进门就对娘和我们说:“有人已经看见了我,我和你们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了!我回来就是为了看看你们,就是看看你们!”我好多年都没想通,仅仅为了看看我们,就来送命么?儿时的我怎么能理解父亲当时的心境呢?他孤孤单单一个人,长期蛰伏在别人的地下室里。后来我才知道,他以为买一张良民证,突然潜回城里,带走两个孩子,再逃亡大后方是一个完全可行的方案。他相信这个突然的行动对于日本宪兵也是绝对意外的。唉!从此我才相信:失去亲情的痛苦,可以使人疯狂,可以使人呆痴。他曾经是个多么精明强悍的人啊!他哪里知道,在极权统治下,有很多本来并不险恶的人们,甚至仅仅是为了自保也会叛卖。这正是人数相对很少的日本人,能够那样轻易地占领并统治大半个中国的原因。我父亲只来得及说一句话:“无论有多么困难,别让孩子们失学,要让他们读书……”这时,我已经听见了房顶上的瓦响。日本宪兵把我父亲估计得太强大了!一百多个日本宪兵和伪警察都是从房顶上跳下来的。那时我正拉着父亲的手,当然,我的力量和日本帝国宪兵的力量是难以抗衡的。父亲被他们抓走了!一阵凶狠的喝斥和拳打脚踢。我用尽我所有的力气大声哭叫起来,一会儿,就不省人事了。在我醒来的时候,只听见娘在抽泣。

8 后来,娘用她好不容易才保存下来的几件金银首饰,向一个抽海洛英的小汉奸换来了父亲的一个口信,父亲要看孩子们的习字本儿。娘哀求那个汉奸,把孩子们的习字本儿送进宪兵队的牢房。他送进去了吗?他说是送进去了,真的送进去了吗?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。宪兵队是个什么地方,我当然很清楚,那座西式院落战前是县城的邮政总局。日军占领以后就变成了宪兵队,门前日日夜夜都蹲着两对小牛般高的狼狗。每天,东半城的居民彻夜都能听见受难者的惨叫。

秋凉以后,我们再也无法给父亲送任何东西,也无法得到父亲的口信了。即使给那个贪得无厌的汉奸塞再多的钱,他都拒绝传递哪怕一点点信息了。有人猜测说:你父亲是要犯,已经押送汉口日军华中派遣军总部去了。我父亲为什么是要犯呢?因为他不跟皇军合作。合作是什么意思?合作就是当他们的走狗,就是当汉奸呀!在那些极为寒冷的冬夜里,我像成人那样,很容易被惊醒。夜已经很深了,我听见门外有轻轻的对话声,一个是娘,另一个是谁呢?我光着脚走到门后,贴着门缝倾听。啊,我听出来了,另一个是拉洋车的大老王。我一听声音就能想起他的样子。个子很高,花白胡须,佝偻着腰,一双特别大的光脚。不论春夏秋冬,不论阴晴雨雪,他都蹲在十字路口他自己那辆租来的破洋车旁,等待叫车的顾主。他从不和别的洋车夫争抢,也不喊叫着兜座儿,总是默默地用他那永远都充血的老眼,乞怜地看着从他身边走过的行人。此时,他的声音很恳切,也很悲凉:“二奶奶!我一直都不敢告诉你,怕你难过,可压在心里也真难受。二奶奶!二老爷真的已经不在……您千万别再花那些冤枉钱去求那些乌龟王八蛋了!二老爷……真的……已经不在……”“你小声点儿!小声点儿!有多少日子了,孩子们总也没睡踏实过……”“我知道,我要是说出来,你会很难过。我不说你不是永远都蒙在鼓里吗!那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,冷风拖拉着满街的落叶,哗啦啦,哗啦啦,天儿很冷了。我在火车站外兜座儿,那趟夜车误了点,总也没见客人出站。我坐在车把上打瞌睡,都快要睡着了。一阵踢踢踏踏的皮鞋声把我吵醒了,我一睁眼就看见了二老爷,那会儿,路灯正好照着他。他瘦得脱了形。您知道,我在战前总在离你们门前不远的路口兜座儿,我太熟悉他了。二老爷还穿着夏天的纺绸长衫,脏得都分不清什么颜色了。他看着我,像是还认得,有话想说,又没法说。一小队日本宪兵押着他,正往东走。我身不由己地站了起来,扶着车把,慢慢儿地、远远儿地跟着他们,看他们到底把他往哪儿送!走着走着,他们就过了铁路。您知道,铁路东就是阳山,我不敢再往前跟了,只能远远儿地看着。他们在阳山脚下喊了立定,两个宪兵一

下就把二老爷推进早就挖好了的坑里，接着那些畜生就往坑里填土……土一直埋得齐了二老爷的肩头……”没等大老王说完，娘就失声大叫起来：“你瞎说！”这回倒是大老王反过来提醒我娘：“您小声点儿！小声点儿！二奶奶！别把孩子们惊醒了！”“你！是看错了呀！大老王！”娘恨不得把他的一对眼睛戳瞎。“你，你准是看花了眼！”“二奶奶！别，千万别生气，小声点儿！小声点儿！……”大老王一边说，一边退着逃走了。娘控制不住地大声哭了出来，只一声，她就立即捂住了自己的嘴。在战争结束之前，大老王见到我娘从来都抬不起头来，我娘也没给过他一个好脸色。一直到战争结束以后，公布了日本占领军的档案，我娘才相信大老王说的是真话，当着众人的面，拉住他给他赔了不是。大老王说：“赔不是的不该是您，是我呀！二奶奶！您不相信我就对了，您不相信我，您还有个指望，不然这么些年咋过呀！”我娘说：“不相信，我日日夜夜都在流泪，如今我相信了，日日夜夜也在流泪，一双眼都哭瞎了！大老王！虽说打以前的日子里过来了，以后的日子呢？……”我娘的眼泪又像两条小河似的经过深深的眼窝，流到她的前襟上。从我记事的时候起，她的前襟压根儿就没干过。

半个多世纪以来，每当父亲在我梦中出现的时候，要么是在萧瑟秋风之中穿着分不出颜色的夏天的长袍，要么就是被齐肩埋在泥土里，大睁着眼睛，转动着脖子，寻找着我……

别让孩子们习惯死亡！千万别……最终孩子们是要长大的！

记忆中的星光

1948年的冬天非常寒冷。

11月24日，我在中原野战军四纵十三旅三十七团三营的一个连队里。那天上午，国民党军主力第十二兵团司令黄维，在强渡浍河之后似乎发现了危险，立即又想撤到浍河以西。正在坚守南坪集的我军突然渡河西撤，假装着像是仓惶溃逃的样子。浮桥在河上剧烈地晃动，人喊马嘶。不时有一个想超过别人的战友坠入水中，在他被战友们拖上来的时候，水淋淋的棉袄很快就结冰了。我们在河西进入阵地的时候，已是黄昏时分。饥肠辘辘的战友们立即开始挖掘掩体和壕沟，拼命地挖，拼命地挖。在挖掩体和壕沟的同时，我们班另有任务，是在壕沟的纵深处挖掘掩埋自己人的墓坑，虽然我们心里感到不是滋味，但这是每一次战斗之前必须做的工作。我在进行这项劳动的时候，很自然地会想到：这个墓坑将会掩埋谁呢？每一个熟悉的面孔都从我眼前闪过，都是那样年轻，都是那样生气勃勃。哪个都不应该躺进这冰凉的冻土。也许是我自己吧？想到这儿我情不自禁地打了一个寒颤。夜晚除了散乱的曳光弹和信号弹在天空划过之外，枪声极少。到了第二天早上，黄维才清醒过来，意识到他和他的兵团已经陷入重重包围之中了。一夜之间，所有的现代化武器和辎重都变成了累赘。当他知道他派出的侦察兵触角所及，纵横只有七点五公里的时候，他慌乱了！对于敌我双方来说，这一空间都是一个危险的极限。已经被捆住手脚的敌军如果突围失败，就是覆灭；而我们，